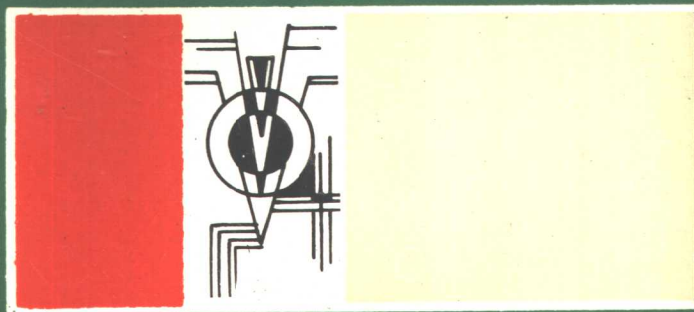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存在的勇气

美 P·蒂利希 著



THE COURAGE TO BE

THE COURAGE TO BE

存在的勇气

美 P·蒂利希 著

成显聪 王作虹 译
陈维正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

THE COURAGE TO BE THE COURAGE TO BE

Paul Tillich
THE COURAGE TO BE

(据英国格拉斯哥市封特·佩卜贝克斯出版社1984年9月版译出)

存 在 的 勇 气

[美] P·蒂利希 著
成显聪 王作虹 译
陈维正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975印张 115千字

印数 1—50,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1-00235-5/B·12 定价: 1.50元

编者的话

现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注重人的主体性研究。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意在寻求到人类和人类文化所依据的先在的根，由此而重识、重铸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的研究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对人的宏观研究，即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各个侧面，如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等的研究；一是对人的微观研究，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致力于探求人的深奥莫测的精神世界和千变万化的行为表现。

为了帮助国内学术界及广大读者了解现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潮，以便纵观全局，我们选编翻译了现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对人进行微观研究的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为丛书出版。这些著作从各个领域的不同角度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潜能、情感、价值、需要、信仰等进行了较深刻的剖析，力图揭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状态，并预测这种精神状态在未来的演变。从

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人的主体性研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交汇点，由此形成了哲学人类学、深层心理学、社会生物学、人类行为学等竞相争艳的纷繁格局；另一方面，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较客观地揭示了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当缘，由于作者固有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些著作中存在着一些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偏见，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这就需要我们在阅读时加以分析、鉴别，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这些著作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吸收其中对我们有益的成分，为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编委会

1987年5月

中 译 者 序

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 美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原籍德国。191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德军随军牧师。战后在柏林、马堡、莱比锡、德累斯顿、法兰克福等大学讲授神学和哲学。1933年因受法西斯迫害移居美国, 曾先后在纽约联合神学院、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1965年病逝。

蒂利希著述甚丰。除主要著作《系统神学》之外, 还有《存在的勇气》、《圣经宗教和对最终实在的探索》、《爱、权力和正义》、《新的存在》、《信仰的动力》、《文化神学》、《永恒的现在》等。

蒂利希的哲学不是单一的, 而是各种不同哲学的混合物。在他的著作中, 可以找到历史上各种不同思想的影响: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神学、斯宾诺莎关于自我肯定的思想、谢林的神秘主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

以及尼采的权力意志、萨特关于自由选择的思想，特别是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存在论分析等。但总的看来，蒂利希哲学思想的基调是基督教新教与存在主义的结合。

《存在的勇气》成书于1952年，是一本专论勇气的著作。作者之所以要选择“勇气”来作他的论题，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概念能够突出地揭示出人类的处境；通过对“勇气”的深入开掘，可以把“存在-本身”(being-itself)的结构加以敞开。但这样一种勇气，正如作者所说，已经超出了伦理学的范畴而进入了本体论的领域。

什么是勇气？概言之，就是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这一界定主要是受斯宾诺莎关于勇气看法的影响。何谓“自我肯定”？何以它与“存在”和“非存在”有关？所谓“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就是使每一存在物（包括人）成为其所是的那种努力。如果此努力消失，存在物便不能保其所是而趋于瓦解。这一努力是从“存在”那里获得支持的，因为“存在”就是使一切存在物存在起来的那种力量。所以，自我肯定也就是对“存在”本身的肯定。但这样的自我肯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一种克服威胁的奋斗追求。威胁来自何处？来自“非存在”(non-being)。

“非存在”不是虚无，而是对“存在”的否定，对生命的瓦解。“非存在”不在别处，它就包含在“存在”本身之内并通过“存在”而显露出来。“存在”是生命，是绵延，是创造；而“非存在”就是包含在生命中的死亡，

包含在绵延中的停顿，包含在创造中的毁灭。“存在”不是僵死抽象的同一，而是肯定自身的不断追求，是克服“非存在”的永恒斗争。对“存在”的肯定也是对“非存在”的肯定，对生命的肯定也是对属于生命的死亡的肯定。这样的肯定是一种具有“不顾”(in-spite-of)性质的肯定。所以说勇气是一种不顾，“非存在”威胁的自我肯定。这种肯定亦是对“存在”本身的肯定。

由于“非存在”对“存在”的威胁而造成的人的心理状态，叫做“焦虑”(anxiety)。所谓勇气，也就是承担焦虑的能力。“焦虑”有两种：病理性的和存在性的。病理性焦虑(如神经症性质的焦虑)只是存在性焦虑的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状态，即自我未能把焦虑勇敢地承担起来的结果。“焦虑”不同于“恐惧”(fear)，后者总有一个确定的对象，这对象由于能与人相遭遇，故人总可对之作出某种反应；前者则无具体对象，因为发出威胁的正是威胁本身即“非存在”。“焦虑”总是力图转化为“恐惧”，但由于“焦虑”植根于存在之中，这种想通过转化来克服它的努力最终是徒劳的。根据“非存在”威胁“存在”的三种方式，“焦虑”也可分为三类：如果威胁本体上的(ontic)自我肯定，则产生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如果威胁道德上的(moral)自我肯定，则产生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如果威胁精神上的(spiritual)自我肯定，则产生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这三种焦虑虽有所不同，但又不可割裂。其表现常常是以一种为主而

兼有其余两种。三者共同造成的一种极端境遇就叫做“绝望”(despair)。这三种形式的焦虑恰好对应于历史上的三个时期：以本体上的焦虑为主的古代末期；以道德上的焦虑为主的中世纪末期，以及以精神上的焦虑为主的近代末期。

那么，自我肯定的主体是谁？作者认为，就是居中的自我。这是一种在存在论上有优先性的自我，是一种个性化的自我。所谓自我肯定，肯定的就是这个独立的、居中的、个性化的、自由的自我。但是，自我之为自我，只是因为它拥有一个随之而来的“世界”，这个世界在结构上与自我是一体化的，自我和世界只是这个结构中相联的两极，失去一方他方也就不复存在。因此，自我对自己的肯定，又要通过对世界（如团体、运动、本质、存在之力等等）的参与来实现。这样一来，人的自我肯定就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自我的自我进行肯定；一是对作为参与者的自我进行肯定。前者就是“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 as oneself)，后者就是“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 as a part)。两者相互内含：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是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的必要组成，反之亦然。然而，在人的有限与异化的条件下，这种本质上统一的东西却分裂了。在这一基础上，作者对分裂了的这两种勇气形式分别作了探讨。他把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分为三种：(1)集体主义、半集体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见

于原始社会和中世纪)；(2)新集体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见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3)民主顺从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见于美国式的民主社会)。以这三种形式出现的勇气，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人把自己作为一个更大团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独特的自我来加以肯定。这是对个体自我的威胁。正是这种丧失自我的危险激起了抗议并产生出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作者把这种勇气的表现形式也概括为三种：(1)现代个人主义(也是后两种的基础)；(2)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3)存在主义诸形式。其中，存在主义是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的最激进的形式。但是，作为自我而存在的这种勇气也依然有很大的局限：由于过分地、盲目地把自我推向极端，人便忽视或牺牲了对于外部世界的参与。这种自我肯定的勇气如若发展到极端，就要向相反的那一极转化。作者认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新集体主义就是这种自我肯定恶性膨胀的结果。由此可见，无论是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还是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都不是人所应有的那种完美的勇气，因为前者导致世界消失在自我之中，后者导致自我消失在世界之中，两者都曲解了个体和整体、人和世界的真正关系。

那么，有没有一种勇气能够把两者统一起来而又能避免各自的片面性呢？有的。这就是作者在最后一章中推出的、作为“绝对信仰”(the absolute faith)而存在的勇气。作者所谓“绝对信仰”，是表示勇气与存在根

基的一种关系即被“存在-本身”的力量所攫住时的存在状态。绝对信仰不是对某一具体对象（如上帝、理性等）的信仰，绝对信仰是没有这些特殊内容的，因为每一得到规定的具体内容都可以被怀疑和无意义所瓦解。但绝对信仰也不是无内容，其内容就是“存在-本身”，亦即作者所谓的“超越上帝的上帝”（The God above God）。存在的勇气之所以可能，自我肯定之所以可能，其动力皆源于此。人之具有勇气，说到底，是因为他得到了“存在-本身”之力的肯定，他的自我肯定，就是对他获得“存在-本身”之力的肯定的肯定，这就是所谓的“接受被接受”（to accept the acceptance）。但是，这种接受并无作为人或物的接受者（如上帝、自我、宇宙），而是“存在-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在接受并给予存在的勇气。换言之，人通过对自己的肯定，便参与到“存在-本身”所固有的自我肯定之中去了。在这种作为绝对信仰而存在的勇气中，个性化与参与都同时得到实现。这是一种敢于把无意义这一最具毁灭性的焦虑纳入自身的最高的勇气，亦可称为“敢于绝望的勇气”（the courage of despaire）。把勇气与“绝望”相联系，这可以吗？绝望能是勇气的表现吗？根据作者的意见，勇气所表现的是人被“存在-本身”的力量所攫住时的存在状态。绝望不也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尽管是极端的状态）吗？存在状态也即是生命状态。所以绝望仍是一种生命行为，是肯定中的肯定，是以否定一切存

在物的形式而对存在本身的肯定。敢于绝望，是大勇的表现，盲目乐观，则是生命力孱弱的征兆。绝望的勇气是每一种勇气中的勇气，是超越每一种勇气的勇气，是存在的勇气所能达到的边界。这就是作者用以统一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与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的最完满的勇气。

以上便是本书的基本思路和大致内容。

作为译者，我们无意在此对本书作深入的分析批判，何况这样做也许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我们仅想指出两点：第一，纵观全书，我们发现，作者以勇气的名义所探讨和力图加以解决的，正是人的异化（表现为个体本身、个体与整体、人与世界之间的分裂）与异化的消除这一历史的最大课题。在这一探讨中，作者的描述和针砭虽不乏精到之处，但作为治愈之方开出的却是一张基督教新教与存在主义的错误药单。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也对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分裂作过深刻的揭示，但马克思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作这种揭示的。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异化是其他一切异化的根源；异化的消除就是用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只能用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去加以扬弃，因为共产主义的劳动条件正是一种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共产主义就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冲突的真正解决，也就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

与自我肯定，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物种之间的纠纷的真正解决。”（《手稿》。朱光潜译文）但蒂利希却不是这样。他用以消除个性化与参与亦即个体与整体、自我肯定与对象化之间的对峙的，是“绝对信仰”。这是一种个人主观的东西，是精神的自我超越活动。蒂利希虽然想竭力消除这种信仰的神学性质，可客观上又把“存在-本身”扶上了上帝的宝座。这实际上是一种“存在”的神学。当然，思想也是一种现实，精神中发生的超越与宏观历史运动也不是毫不相关，但是，用自我对“存在-本身”的神秘参与，是弥合不了个体与整体、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分裂的。人的解放主要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而不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即便承认人的生命力是宇宙创化力的表现，人的勇气植根于“存在-本身”之中，那也丝毫说明不了这个生命力与勇气的历史命运，更指不出一条消除它们异化形式的真正途径。第二，由于作者的阶级立场和理论视角，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和批评完全是错误的。作者把马克思看做早期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说“马克思是站在存在主义旗帜下的反叛者之一”，这纯属误解。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其本体论和方法论都根本不同于存在主义。这本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作者在列举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的表现形式时，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一起列在新集体主义的名下，这也是莫大的歪曲和诋毁。把共产主义等同于某一历史时期的俄

国，这表明作者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多么专断。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一个解决了上述对立冲突的自由联合体。在这样“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中，亦即在个体与整体获得统一的社会中，其勇气决不可能是片面的、作为部分而存在的那种勇气，而必然是一种个性与集体在其中都得到肯定的完满的勇气。

以上是我们的两点感想。我们相信，读者在读完本书后，自会作出全面、深刻、正确的评价。

鉴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上时间匆促，舛误之处一定不少，读者若能不吝赐教，译者不胜感激。

成 穷

1987年8月10日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保罗·蒂利希 (1886 — 1965) 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当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在《存在的勇气》一书中，作者在勇气的名义下，对同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消除这一巨大历史课题有关的个体本身、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分裂等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探讨，突出地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人类的困境。

AL49/10



装帧设计：曹琼德
责任编辑：黄筑荣
特约编辑：王馨钵
技术设计：王菱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陈维正

特邀顾问：甘 阳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馨钵 王六一 刘小枫

冯 川 安庆国 陈维正

陈维纲 周晓明 黄筑荣

曾 珂 雷朝棋

本书责任编辑：王馨钵 黄筑荣